

# 當代國際文獻選載

## 致卡特總統的一封公開信

林邁可

### 在處理美匪關係上·你犯了一連串的錯誤

卡特總統閣下：在你就任總統之初，你發表了一些原則聲明，表示要把季辛吉時代非道德的權力政治作個令人振奮的改變，我對這些聲明印象深刻。你說，你的政策將與民意相呼應，又說，你將避免操縱政策。你對人權的立場，不單在美國獲得支持，而且也獲全世界的支持。看來好像是美國已終於了解，國際影響力除了來自軍事和經濟力量外，還能來自理想。現在你却放棄了這一切原則。

#### 背離立場·藐視民意

你對人權的立場，由於你拒絕評論中共完全不尊重人權的情形而立刻被削弱。不可否認的，自從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的）情況已不那麼壞，但在一九七八年初仍有人僅僅因為批評中共「政府」而被處決。最近數月，已有較多的言論自由，但這究竟是持久的改變，抑或主要是中共「黨」內派系鬭爭的策略，還得等着瞧。過去中共也曾多次放鬆管制，但等民衆言論似乎會威脅到「黨」的絕對權力時，中共又再加以壓制。

美國進行的多次民意調查都顯示，儘管多數人贊成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但大多數的人主張與臺北繼續維持外交關係，並反對以撤銷對臺北的承認為代價來與北平建交。因此，反應民意的政策應該是堅持德國的前例，與控制一國兩個不同地區的兩個政府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即使你認為「上海公報」使美國有所承諾——這點非常值得懷疑——「上海公報」內也沒有一句話是說「關係正常化」應根據中共的條件進行，而不是根據美國的條件。「上海公報」宣布後，季辛吉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會上明白表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予以維持，同時，尼克森總統在世情咨文中表明的立場也仍然不變。（尼克森總統在國會發表的世情咨文說：「……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談判，將不會犧牲中華民國的朋友，我們將維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外交關係，以及我們的防衛承諾。」）

事實上，你宣布一個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不合適承諾，是背離了你的談判立場。你實質上是依北平的條件「關係正常化」，他們只是把他們的極端要求作少許無關緊要的修正，使你能保持面子。你的行動不是反應民意，而是直接藐視民意。

你原先反對操縱政策的立場，似乎顯示出一個早已被人承認的事實：民主政府只有在消息靈通的民意支持下才能有效地行動。然而，你的中國政策却是個操縱政策的可恥例子。國務院官員可能會承認，他們的對華政策無法獲得國會通過，因此必須找出辦法以行政行動使它完成。在國會休會期間宣布新政策正適合這種操縱政策的形式。

你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政府這件事，是承認簡單的事實。」你要求美國人民接受這個明顯的錯誤，是侮辱美國人民

。只要對世界大事略有興趣的人都知道，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北平就有一個「中國」政府控制中國大陸，臺北另有一個中國政府控制臺灣。左派和右派的極權主義政權長久以來都憤於主張明顯的錯誤。你竟也把這種作法帶到美國，委實令人遺憾。

## 毀諾寡信。文過飾非

因此，不管你的決定功過如何，處理此事的方式一定會使民衆不信任政府的感覺加強。儘管你的原則聲明說得很好聽，美國人民却已大有理由相信，有一個重要的政策決定是由官員傲慢地不理會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而完成的。孔子說，對一個政府而言，信用比兵力和經濟還重要——「民無信不立」。對一個民主政府來說，民衆的信任尤其重要，你的行動很可能使你的政府很難獲得民衆支持任何政策。

現在再談你這個決定的內容。你說：「現在，我們迅速擴展中的關係，要求有外交關係可能建立的那種結構。」這是重彈廣爲許多人使用的老調，但這種說法只要用一個簡單問題一問便會變成詭辯，那就是：「什麼關係能够由大使館處理，而聯絡辦事處却不能一樣處理？」因爲美國是根據法律的規定處理事務，所以「關係正常化」能自動爲中共帶來利益，但它並不能自動爲美國帶來任何利益。你甚至未得到美國駐北平「大使館」能像一般大使館一樣運作的權利，例如有權購買中國大陸民衆能買到的一切刊物，或者有權到一般中國大陸民衆能去的地方旅行。

有關「關係正常化」能有收穫的辯詞，都是基於一種假設，即如果美國做出使中共統治者高興的事，他們就會覺得有義務去做使美國高興的事。這個假定不是完全不對。中共對於與他們有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都在貿易上給予優惠待遇。但是，只要中共的統治者依然信仰馬克斯列寧主義，期望獲得他們真正友好的合作就是一廂情願的狂想。他們曾一再明白表示，他們認爲他們與美國的關係，是種戰術的結盟，即與一個基本上敵對的大國聯合，對抗另一個更危險的敵對大國。

## 與虎謀皮。貽患盟友

華國鋒在對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致詞時說：「兩個霸權大國——蘇俄和美國，是今天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榨者，也是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在一九七八年八月號「紅旗」雜誌刊出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了相同看法，只是他又說對「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閩爭更急迫緊要而已。

你的一些顧問拒絕認真看待中共頭目對馬列主義的信仰，顯示出的知識混亂，正與那種使一九三〇年代的英國領袖忽視法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知識混亂相同。

你自稱的關切「臺灣人民的福祉」，令人不快地回憶起比拉多洗手的做事。（編者按：根據新約記載，比拉多爲羅馬帝國派駐猶大的巡撫，任期爲西元廿六年至卅六年。他在審判耶穌時，一直優柔寡斷，最後見到衆人寧願釋放大盜巴拉巴也硬要把找不出罪名的耶穌釘上十字架，他覺得辯解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衆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藉繼續銷售武器給中華民國，你也許能阻止中共實際入侵臺灣，但中共還能做其他很多事情來破壞臺灣的地位，就拿一種可能性來說好了，假設北平政權宣布，臺灣的港口不准通航，並以海軍的行動來執行這項措施。美國在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並接受北平政權爲全中國的唯一政府之後，就沒有反對的餘地。因此，你的作爲產生一種情勢，即臺灣人民的福祉完全依賴中共頭目有意繼續保持美國的善意。若鄧小平的政策繼續實施，而且中共希望獲得美國的技術和經濟援助，這種情形有可能繼

續下去。然而，鄧小平的地位並未完全穩固，因此，數年後，中共極可能由其他無意維持美國善意的頭目控制。

你好像也完全漠視你的決定對美國的信用所產生的影響，中華民國是美國的長其盟邦。臺灣是亞洲極少數政府和人民都堅決親美的地區之一，這也是美援計劃成功，以及大部分為私人企業的經濟優於社會主義化工業和集體農業的經濟的傑出範例。儘管中華民國不是實行美國式的民主，但它所給予人民的人權保護和自由，除了日本和印度之外，仍比亞洲其他任何一個政府多。如果美國背棄對這個盟邦的承諾，而去取悅一個極權的共產政權，美國的其他盟國就有理由懷疑美國的任何承諾。據報導，以色列已有這種疑慮，並很可能使你力求導致以埃解決的工作全部失敗。一九七六年，我聽到德國人說，如果美國背棄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他們便會懷疑美國對歐洲所作承諾的價值。

你這樣破壞美國的信譽，不但未能增進和平的大業，反而可觀地加強了戰爭的危險。美國當年聲明韓國不在美國的防衛圓周內，使北韓在一九五〇年決定攻擊韓國。潛在的侵略者愈認為他們可以在不引起美國干預的情況下行動，美國愈可能勢必要實際一戰，以證明它信守承諾的意圖。此外，侵略行動的潛在犧牲者愈以為他們將必須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抵抗侵略，他們愈可能尋求與侵略者達成協議。因此，布里茲涅夫贊成你對中共的決定不足為奇。

你這個決定可能產生的另一個影響是核子擴散，因為美國的盟國認為，他們的安全必須依賴本身的軍事力量。

如果在批評的同時不提出一些可能的選擇方案，這個批評就是不負責任，所以我應該點出可供你選擇的對華政策方案。你原可向中共頭目表示：「我們願與你們在雙方利益一致之處充分合作。但是，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政府應在被統治者同意下行使其公正權力的原則上，所以，我們不能同意你們的希望，對一千七百萬極顯然不願受你們統治的民眾強行你們的統治，尤其因為曾承諾協助他們自衛。只要你們放棄你們的要求，不再要我們不榮譽地放棄我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你們隨時可以有完全的外交關係。我們曾表示，我們贊成和平統一中國。你們若改善經濟措施，使中國大陸的農民和工人享有與臺灣的農民和工人一樣的生活水準，你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也準備在這方面協助你們，你們也應該給中國大陸民眾享有，至少和中華民國民眾一樣的人權保障和自由。經由協議達成統一的障礙，這樣就會消除。」

### 亡羊補牢·及早回頭

像這樣的政策，一定會在美國獲得壓倒性的支持。這將使與中共進行的一切互利合作得以順利進行。這將維持或加強美國的信譽。最後，這將使中共頭目獲得鼓勵，向「具有人性的共產主義」前進，而且，就長遠看，一個承諾要做到「具有人性的共產主義」的中共，將比依然仰慕史達林的中共所具有的有限軍事能力，更能緩和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危險。

你的許多有關中國問題的聲明，使我覺得你的顧問一直在欺騙你。我一向認為很不幸的是，你任命了一個人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顧問，這個人是在獲任命之前不久，發表了許多文章，一再隱瞞事實，並提出錯誤論點，來配合中共「官方」的歷史，這種行為實背叛了他的學術專業的標準。你只要取消你在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的決定，就能為美國謀最大福利。至少我希望你能向鄧小平表明，你無權未經國會通過即廢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國會是不可能通過廢棄此約的（憲政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的不同，此事能給他再好也沒有的教訓。）

我也希望你開除那些使你誤入歧途的顧問，換上有原則，相信美國傳統價值，並將以創出事事通曉的民意，而不是藉操縱手法來執行其政策的人。